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五十一回 美優伶駁翻堂上官 儒太史不問河東吼

卻說廉差和巡捕在戲園門口鎖了霍春榮，正要走時，見貝府的家人急急的趕來詢問，並重重的許了謝儀。若是換了別人，只要案情犯得輕些，這班差人便好得錢買放，怎奈這霍春榮是臬台的公事提人，更兼犯的案情甚重。若要買放了他，就是工程局委員也耽不起這個處分，何況這班差人，那敢怠慢？一個差人便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們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己。這霍春榮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，我們耽不起這個干係。你想，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！我們若把他放走，我們自己還要性命麼？倒是請你們太太回去，叫貝大人寫封信到朱大人那裡和他說個情兒，料想朱大人沒有不答應的。此刻向我們話說，卻是沒用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霍春榮前推後擁逕自去了。貝夫人在轎子裡頭看得分明，聽得真切，見霍春榮鐵索釘鐐的被一班差人拉著，腳不點地的走了過去。貝夫人看了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陣心酸，早流下淚來。想來霍春榮的案情犯得重了，所以臬台立刻提人。自家想來想，想不出一個搭救的法兒，只得要依著差人的說話，叫貝太史寫信去保他出來。偏偏的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，不在蘇州，一時不得回來。只得自行回去，在轎中跺腳恨道：「平日間用他不著的時候，他偏要挨在家中，這個當兒要用著他起來，卻又走到上海去了。」

貝夫人回到家中，母女二人分懷惱。貝小姐紅著眼圈，含了一汪珠淚，默然不語。貝夫人也背過臉兒暗中流淚，口內卻還在那裡安慰著貝小姐道：「你不要心慌，待我慢慢兒的想法。好在你父親也就要回來。等他回來之後，叫他寫信，或者親去見那朱臬台。難道咱們這等一分人家，要保一個人都保不下來麼？」貝小姐聽了，略略心上安了些兒，卻終是滿心不快，便也睡了。

一夜之中，一個半老徐娘，一個盧家少婦，不知流掉了許多眼淚。錦幃虛掩，寶枕橫陳；蠟淚未消，春痕猶膩。紅愁綠怨，淒涼斗帳之春；冰簟銀牀，辜負華清之夢。好容易盼到次日，貝夫人一早起來，便叫一個家人到電報局去，打個急電到上海去，要叫貝太史立刻回來；又叫兩個家人去到臬台衙門打聽霍春榮的消息。那知這件事兒異常機密，再也打聽不出來。

這一天工夫，貝夫人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。又過一天，貝太史在上海接著了家中一個急電，叫他立時回去，不曉得家中出了什麼事情，倒大大的吃了一驚，果然立刻趁了輪船回到蘇州。貝夫人見丈夫回來了，略覺放心。

這個時候，正是用得著他的時候，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來，便叫他寫信給朱臬台，保那霍春榮出來。貝太史聽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敢開口。

原來貝夫人和霍春榮的事實，貝太史也有點風聲，雖然心中憤恨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又不敢把霍春榮怎樣。現在聽得朱臬台訪拿他，正在心中快活，不提防他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寫信，要把霍春榮取保出來，不覺呆了半晌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貝夫人見他並不開口，已經有些怒意，便問道：「怎樣樣，為什麼一句口都不開？難道我煩你這點事兒，你都不答應麼？」貝太史見他夫人發怒，粉面生紅，蛾眉微豎，又嚇得手足慌忙，滿心裡想要教訓他幾句，無奈見了他的影子，聽了他的聲音，更覺得筋酥骨軟。此刻見夫人發起火來，那裡還敢駁回，掙了半晌方才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我不曉得他犯的是什麼案情，怎麼就好寫信？況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風的人，這件事兒一定內中有個道理。若是冒冒失失的寫封信去就要保人，他答應了還好；若不答應，可不是落了一個下風？你也要替我想才是。」貝夫人怒道：「我不管他犯的是什麼案情，橫豎是冤枉的就是了。你不肯寫信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說著把一對秋波狠狠的瞪著貝太史，差不多又要發作。若是貝太史是個有些性氣的人，把正言責備夫人幾句，就是貝夫人再要兇悍些兒，也不能把貝太史當真怎樣。無奈貝太史向來懼內，真是聞風膽落，望影驚心。現在見他夫人倒豎雙眉，又將發作，就嚇得諾諾連聲的道：「我也沒有說一定不肯寫信，不過問問他的案情，好像被他們看了，說你連他犯的什麼案情也沒有弄得清楚，還要來保什麼人？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兒，並不是不肯聽你的話，你休要這般動氣。」

貝夫人聽了貝太史一番說話，方才收了怒容，卻又冷笑一聲道：「他犯的什麼案情，我知道麼？你一個做男子的，這點事兒打聽不出，反來問起我來，可不是個笑話？」

貝太史又碰這個釘子，也只好低頭忍受，便向貝夫人道：「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，我就去寫信就是了。」貝夫人聽他肯寫，立刻換了一面的笑容，向貝太史笑道：「我不過叫你寫一封信兒，你就裝腔做勢的不肯答應，一定要嘔上我的氣來才肯去寫，我真不懂你是個什麼性情。」說著，又笑了。又問道：「你清早進城，可曾吃過點心？」貝太史道：「我接了你的電報，不知家中有什麼事情，急得我一夜沒有合眼。輪船一到碼頭。我就忙著上岸趕緊回來，這早晚何曾吃過什麼點心？」貝夫人聽了，慌忙替他張羅點心。一會兒來了，貝夫人即向他笑道：「你今天沒有吃過點心，想是有些餓了，快些吃罷！吃飽了好去寫信。」貝太史這一刻兒的快活，真是他有生以來從沒有受過他夫人這般優待，只把他樂得抓耳撓腮，不知怎樣才好，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氣早消化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吃了點心，急匆匆的往外便走。貝夫人叫住他問道：「可是去寫信麼？」貝太史連連答應，果然走到書房內，順著他夫人的意思，實實結結的寫了一封信，拿進來給貝夫人看了。貝夫人甚是歡喜，叫他快些送去。貝太史又在信中加蓋了一方名字圖章，叫了一個能幹家人，當面吩咐了幾句說話，叫他把這一封信送到臬台衙門，面見朱臬台，要討一個回信。家人答應去了。

不料家人去了一會，空手回來，也沒有回信。貝太史甚是詫異，急問：「怎麼沒有回信，可是沒有見著朱大人嗎？」家人道：「見是見著的。朱大人正在簽押房著公事，家人把老爺的信呈上，並說要求大人賞封回信，好待家人回去銷差。不想朱大人拆開了信看了一回，冷笑一聲，問道：「這霍春榮這案情，難道你家人竟不曉得麼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小的主人初從上海回來，實在不知備細，總求大人開恩准他取保，小的主人就感激不盡了。『朱大人聽了不但不肯答應，反又冷笑兩聲，對家人說：「你回去上復你們貴上，這霍春榮是撫台的訪牌，不干我事，況且犯的案情分曖昧，你們貴上就不管這件事情也罷。』家人無法，只得回來，聽老爺的示下。」

貝太史聽了，尚在沉吟，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，花容失色，急向貝太史道：「他既是這般說法，你最好逕去拜會他一趟，打聽打聽究竟是怎樣一個道理，或者再寫封信給那撫台，料想討了情兒也還使得。不然像咱們這樣人家，一個戲子都保不下來，以後還要想辦得了事麼？」貝太史聽了貝夫人一派一廂情願的話頭，雖是心中狠不願意，又不敢推辭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個撫台我和他沒有來往，寫信去也是枉然，還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還好，或者到他那裡問了個明白，和他商議一個法兒。」

只是朱臬台答應了，叫他取保，料想撫台也沒有什麼不肯。你道何如？」貝夫人聽見丈夫肯去，又歡喜起來，立刻替他取出衣冠，親手和他穿帶。這又是向來沒有的事情，破題兒第一次。貝太史受了這般恩寵，不覺的有些感激涕零起來，自然盡心竭力的和他辦事。

不料轎子到了臬台衙門，投進帖子，隔了半天也不叫請。貝太史呆呆的坐在轎內，等得好不心焦；又等了好一會，方見一個家人拿著名貼慢吞吞的走了出來，走到轎子面前說聲「擋駕」，請一個安。貝太史分疑惑，連忙把來的家人叫住，細細問他為什麼今天不見。那家人把眼看著貝太史的面上，嘻的笑了一聲，方才答道：「大人有公事，不能見客。」說了這一句，竟自走了進去。

貝太史看了這般光景，只得回來向貝夫人說了。貝夫人也無計可施，只同著小姐無情無緒的暗中流淚。貝太史看在眼中也不敢問。

貝夫人想了一天，忽然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心中大喜。你道他想的是什麼主意？

他忽然想起父親現在軍機聲名赫奕，只要打個電報給他父親，請他父親在京裡一個電報打給江蘇巡撫，和霍春榮說個情兒。料想外省督撫一個個都要巴結軍機處的人員；就是一個軍機章京，他也不肯得罪，何況他父親做了相國□年，那有辦不到的事情？想定了主意，便逼著貝太史和他擬了一個極長的電稿，約有二百多字，說了無數的謊話，也不曉得怎樣措辭，做書的人當初沒有看見他的底稿，也只好付之闕如的了。

當下擬好了電報，叫家人到電報局內打了一個三等商電，這一個電報卻就花了一百四五〇塊錢，立時立刻發了出去。

貝夫人自從發了這個電報，指望于中堂聽了他的說話，打個電報給蘇州撫台，眼見得霍春榮不日便可放出獍狴，重圓綺夢，眼睜睜的只望霍春榮出來。那知過了兩天，于中堂外來了一回電，電報局翻好號碼送了過來。貝夫人見了于中堂回電，心中大喜，只道霍春榮的事情有些指望，誰知拆開來一看，那電碼端端正正的不多幾個字兒，除了住處、姓名之外，只有八個大字，是「事涉優伶，毋庸過問」。貝夫人看了，氣得他把一張電報撕得粉碎，擲在地上，又把他父親咒罵了一場。自此之後，貝夫人無可奈何，只得死心塌地的，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榮幾次，花了好些使費，因此霍春榮雖然拘禁縣監，倒也並不吃苦。

貝夫人一邊的事按下不提，只說霍春榮被差人拿去，在巡捕房關了一夜，工程局委員問了一堂，霍春榮自己也昏天黑地的說不出為了什麼事情。工程局委員道：「你的事情本來是上憲提人，我也不來問你，只把你解到臬台那裡，看你的遠氣罷了。」說著就叫解差押下去，備了文書，將他解到臬台衙門。臬台朱竹君看了文書，也不提訊，把霍春榮發到元和縣來，叫他問供。

元和縣大老爺接到了臬台的公事不敢怠慢，立刻升堂，把霍春榮帶上堂來。那霍春榮到了縣堂，跪在地下，不等縣大老爺開口，先是高聲問道：「小的究竟犯了什麼罪犯，要朱大人這樣的費心搜捉？」縣大老爺見他這般強項，不由也動起火來，把驚堂一拍道：「你這個該死的棍徒，你引誘貝大人的妻女，夜入人家，還說沒有罪麼？本縣看你還是好好的招成，免受刑罰。」霍春榮見縣大老爺這般問法，膽又放大了幾分，定一定神，又高聲答道：「戲子唱戲為生，向來安分，不敢做這樣的事情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縣大老爺又拍著驚堂道：「現在有真贓實據，你還要希圖抵賴麼？」霍春榮心中暗想：「事到如今，左右難逃公道，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。」

便又高聲道：「大老爺既說現有真贓實據，請問大老爺是個什麼贓據呢？」縣大老爺又喝道：「你時常自己拿著什麼扇袋、荷包給人觀看，說是貝夫人母女親手製造送給你的，難道還不算真贓實據不成？」

霍春榮聽到此處，竟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滿堂差役相顧失色。縣大老爺又羞又怒，高聲喝道：「你笑的什麼！」難道本縣問錯了麼？」霍春榮笑了一會方才回道：「就是這荷包、扇袋，就算做引誘的憑據麼？不瞞你大老爺說，戲子在京城裡頭唱戲，那些王爺、中堂的太太、小姐們說戲子唱得好戲，時常叫到府中說說閒話，不算什麼希奇。再說起荷包、扇袋來，戲子在京城裡，常有太太們賞些活計，更算不了什麼事情。大老爺說戲子引誘貝大人家的妻女，戲子唱戲為生，那有這般大膽？」

不過貝大人的太太常到戲園看戲，貝大人又是個頭等鄉紳，點了戲子的戲，戲子不能不唱。貝太太放了賞錢，戲子不能不上去謝賞。謝賞的時候，貝太太叫住戲子，問幾句話兒，戲子不敢不應。貝太太一團好意，和戲子說句話兒，難道戲子就好跑掉了麼？至於大老爺說戲子夜入人家，戲子一個唱戲的人那敢向人家混走？都是貝太太幾次叫人來叫戲子進城，戲子方敢進去。況且貝大人家是何等的規矩，那樣的門牆，就憑著戲子這樣一個人兒，裡邊沒有招呼，就走進得去麼？這樣的事情，大老爺要說是戲子的罪名，戲子就死也不服。大老爺若是不信，只願叫人到貝府上去打聽，若有一定虛言，聽憑大老爺怎生懲罰。」正是：

一夕公庭之供，口利如風；三千堂上之刑，鞭飛碧血。

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。